

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

外国短篇小说选

(四)

蒋卫杰 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

外国短篇小说选
(四)

蒋卫杰 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小學生課外文學讀本/蔣衛杰主編·—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中小學生課外文學讀本)

學校圖書館裝備用書

ISBN7—80112—039—6

I. 中…

II. 蔣…

III. 文學—外國—學生讀物

IV. 128

中小學生課外文學讀本·外國短篇小說選

主 編:蔣衛杰

責任編輯:鄒玉言

出版發行: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東廠胡同1號

郵 編:100006

電 話:(010)65275953

印 刷:保定市西城膠印有限公司

開 本:787×1092 1/32

印 張:30.625

字 數:665千字

版 次:2004年3月第二版 200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2—3000

書 號:ISBN7—80112—039—6/G·028

定 價:(全套5本) 總定價:68.00元

目 录

市场街的斯宾诺沙.....	(1)
墙	(25)
治疗塔	(51)
穷人的专利权	(73)
彼特利克夫人	(81)
快乐王子	(92)
品质.....	(104)
家庭女教师.....	(113)
沉重的时刻.....	(132)
安得列什科.....	(142)
巴拉顿湖畔.....	(151)

〔美国〕辛 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

内厄姆·菲谢尔森博士在华沙市场街他那阁楼上来回地踱步。菲谢尔森博士是一个驼背的矮个儿，胡须已经花白了，头顶秃得厉害，只有颈窝上还稀零零地剩几撮毛发。他长着鹰钩鼻，眼睛很大、很黑，不时地要眨巴几下，象是一双大鸟的眼睛似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可是他身上还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上衣，围着硬领，打着领结。他从门口慢慢踱步到高高地开在屋顶斜面上的“老虎窗”下，再从窗子下踱回来。要从窗子里望出去，先得走上几步踏级。桌子上放着一个铜烛台，蜡烛在燃烧。形形色色的小飞虫绕着烛焰嗡嗡地打转。每隔一会儿，总会有一只小虫子飞得太靠拢火焰，把翼翅烧焦了，甚至把身子都烧着了，片刻间在烛芯上烧个通

红。在这当儿，菲谢尔森博士总要做一下苦脸。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儿会扭动起来，乱蓬蓬的胡子底下的嘴唇会紧咬一下。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向小飞虫挥动着。

“飞开去吧，你们这些傻瓜和白痴呀，”他骂道。“你们在这儿是得不到温暖的，只有烧死的份！”

小虫子被赶散了，但是一眨眼又飞回来了，绕着颤栗的火焰打转。菲谢尔森博士擦了擦满是皱纹的额头上的汗，叹口气道：“还不跟人类一样，这些虫子光顾得贪图眼前的欢乐！”

桌子上放着一部打开了的拉丁文书籍，页边留着宽阔的空白，菲谢尔森博士在上面用印刷体小字写满了注解和批语。这部书就是斯宾诺莎^①的《伦理学》。菲谢尔森博士研究这部著作已经有三十年了。每一条命题，每一个论证，每一个推论，每一个注解，他都能背出来。他要查书中的某一段时，只消打开来就是，根本用不到翻来翻去地寻找。可是他仍然继续每天研究《伦理学》，一看就是几小时；只见他瘦骨嶙峋的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嘴里念念有词，看到对劲的地方，不住地点头。真情实况是，菲谢尔森博士越研究，发现疑难的字句、晦涩费解的段落、莫名其妙的评语越多。每一句中都含蓄着深意，而这又是随便哪一个斯宾诺莎的研究者都不曾探索过的。事实上，康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提出种种纯粹理性批判，这位哲学家早就全都预见到了。菲谢尔森博士正在写

^① 斯宾诺莎 (Spinoza,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祖先为犹太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实体”有无数“属性”，如“思维”，如“广延”；他给自己的哲学体系披上了泛神论外衣。《伦理学》(1662—1675)是他的重要遗著。

一篇阐述《伦理学》的论文。他有几抽屉的笔记啊，草稿啊，可是看来他的大作不象会有完成的一天。

这几年来他一直闹着胃病，近来这胃病更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了。现在只要咽几口麦片粥，他的胃就要发痛。“老天爷啊，真难对付啊，难哪！”他往往跟自己这么说，说这话的声调，就跟他的父亲——已故的蒂歌维支拉比^①——一个模样。“真正太难受啊！”

菲谢尔森博士并不害怕死。首先是，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第二，在《伦理学》的第四部里是这样说的：“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是死亡，而他的智慧不在于沉思死而在于沉思生。”第三，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人的心灵是不会随着肉体而完全消灭的，总有一部分留下来永生不灭。”可是菲谢尔森博士的溃疡（也许是癌呢）不断地使他心神不宁。他的舌尖上总是有一层苔。他经常打呃，一打呃，就吐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且这气味每次不同。他又有胃气痛，又发痉挛。有时候，他感到象要呕吐；有时候，想吃大蒜、洋葱、油煎的东西。他早就把医生们给他开的药方丢在一边，他有他自己的治疗办法。也发觉吃过饭以后再吃些萝卜丝，俯躺在床上，把头耷拉着，伸出在床边，倒是可以舒服些。可是这种土办法只不过暂时有效。有些医生给他检查后，认定他没有什么病。“这不过是你的神经质罢了，”医生跟他说。“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呢。”

可是在那一个炎热的夏夜，菲谢尔森博士感到他的体力不行了。他的双膝在发抖，他的脉息很弱。他坐下来想看书，

^① 拉比：希伯来文 rabi 的音译，原意“吾主”、“夫子”，是犹太教中的教士，他既主持宗教仪式，又执掌犹太人的法律，同时教学和从事精神治疗。

可是眼前一片模糊。书上的字母先是绿色，又变成了金色。一行行字成了波浪形，在做跳背游戏，书页上忽然出现了一块空白，原来在这儿的文字神秘莫测地不见了。

热得受不了，热气直接从铁皮屋顶上倾泻下来；菲谢尔森博士只觉得他是在一个炉灶里。有好几次他爬上四个踏级，登上窗口，把头探到窗外的凉快的晚风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他的双膝颤抖起来。“这可是一阵好风阿，”他喃喃自语道，“真愉快啊。”于是他想到了斯宾诺莎，按照他的哲学，道德和幸福是同一性的，一个人最符合道德的行为，就是尽情享受并不违反理性的乐事。

二

菲谢尔森博士站在最高的踏级上，向窗外望出去，能看到两个“世界”。在他头上是布满了繁星的天空。菲谢尔森博士从没有认真研究过天文学，不过他能分辨出哪些星球象地球一样，是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哪些是固定的恒星，它们就是遥远的太阳，它们发出来的光，要一百年，甚至一千年才能照射到我们的地球上来。他认识一些标志着地球在太空中运行轨迹的星座，以及那星云状的衣带——银河。

菲谢尔森博士有一个小望远镜，那是他在瑞士留学的时候买的，他特别喜欢拿起望远镜望月亮。他能清清楚楚地在月亮的表面上分辨出承受着阳光的火山，和黑暗的、模糊的火山口。他从不知厌倦地凝视着这些裂口和裂缝。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既近又远，既是实体，又是非实体。

有时候他望见一颗流星在太空中划过一条大弧线，消失

了，在它后面留下一条火红的尾巴。菲谢尔森博士知道有一颗陨星进入了我们的大气层，它那还没有烧尽的残片可能掉进海洋了，或是落到沙漠中了，也许呢，甚至掉到有人烟的地区去了。那些从菲谢尔森博士的屋顶后面出现的星星慢慢地升起来，照耀在对面街上的房屋的上空了。可不是，当菲谢尔森博士抬头望向苍穹，他意识到了那无限的延伸，根据斯宾诺莎的学说，那是上帝的属性之一。尽管他只是个瘦小衰弱的人，只是绝对无限的实体在变动中的一种形态，可他仍然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用跟天体相同的物质构成的；他既是神性的一部分，那他就是不可毁灭的了，这样想着，使菲谢尔森博士感到这也是一种安慰。每逢到这样的时刻，他体会到一种 *Amor Dei Intellectualis*^①。——根据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哲学家^② 的说法，是心灵的最高度的完美。

菲谢尔森博士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尽量把头拍得高些（虽说受到他那硬领子的牵制），他当真感觉到整个身子飘飘然地在打转，在与地球、与太阳、与银河中的恒星为伍，与只有无限的思维才知道的无量数的星座群为伍。他的两腿变得轻快了，没有重量了，他双手握紧窗框，好象唯恐他会立脚不住，从窗口飞出去，飞向永恒。

菲谢尔森博士凝望着天空，望得厌倦了，他的眼光就落到了下面的那条市场街。他可以看到长长的一条街，从亚纳什商场延伸到铁街，沿路都装着煤气灯，到了远处，溶成一连串火星。家家黑色的铁皮屋顶上，烟囱在冒烟；面包房里的人们正在给烘灶生火呢，不时有火星随着黑烟冒出来。

① 拉丁文，意谓“理智之爱”

② 即斯宾诺莎。

这条街上，再也没有象夏天的夜晚那样熙熙攘攘的了。窃贼啊，妓女啊，赌徒啊，买卖贼赃的人啊，都在广场上荡来荡去。从上面望下去，这广场竟象是缀满了罌粟种籽的椒盐卷饼。小伙子们粗鲁地大笑，姑娘们在尖叫。有一个小贩，背着一小桶柠檬水在叫卖，在那一片嘈杂声中，每隔片刻，就听得见他那压倒一切的叫卖声。有一个卖西瓜的小贩，一股蛮劲儿地叫喊着，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切西瓜的长刀子，象鲜血似的西瓜汁正从刀口上滴下来。街上的那股骚扰劲儿，有时候变得更剧烈。几辆救火车奔驰过去，沉重的车辆发出辘辘声，它们是由几匹强壮的黑马拉着的，赶车的紧紧地拉着勒马索，唯恐马儿要乱窜乱奔。接着来了一辆救护车，一路上都发出尖锐的笛声。接着一帮亡命之徒内讧了，打起架来了，不马上去把警察叫来还不行呢。一个行人遭到了抢劫，他一面奔逃；一面呼救。几辆装着木柴的货车想要进入开设面包房的院子里，可是石阶太陡，马儿没法把轮子拖上去。赶车的人又是骂，又是举鞭抽打畜生。忒忒作响的马蹄底下迸出了火星。现在早已过了七点钟啦，按照规定，商店在这时候该关门了，但其实生意还刚刚开始呢。顾客被悄悄地从后门领进去。街上的俄罗斯警察已经塞给了钱，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商人们继续在叫卖货物，他们谁都想比别人叫喊得更响。

“黄金，黄金，亚塞黄金哟！”一个卖烂橘子的妇女尖声喊道。

“甜啊，甜啊，甜啊！”一个卖熟透的李子的小贩嘎声叫道。

“头哪，头哪，谁要头哪！”一个卖鱼头的孩子大声嚷道。

对面有一个哈西德学堂，穿过学堂的窗子，菲谢尔森博士望得见那留着长鬓脚的孩子们在摊开着的圣书前面摇摆着身子，一边做鬼脸，一边用单调的嗓音高声念着。屠夫啊，门房啊，水果贩子啊，正在楼下的酒店里喝啤酒；烟雾从酒店的开着的门里飘出来。就象蒸气从浴室里冒出来一样；还有响亮的音乐传出来。在酒店外边，妓女们扑向喝醉了的兵士和从工厂下班回家的工人；有些人在肩上扛着一捆捆的柴，叫菲谢尔森博士想到了在地狱里，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在投入烈焰之前，先罚他们点燃那柴堆。从开着的窗子里传出了留声机的锉刀般的磨刮声。礼拜日的祷告和庸俗的轻松喜剧中的歌曲交替着传过来。

菲谢尔森博士向半明半暗的疯人院张望进去，还竖起了耳朵。他知道这些胡同的人的行为跟“理性”正好是对立面，这些家伙满脑子都是最虚荣的激情，陶醉在七情六欲中，而按斯宾诺莎的看法，七情六欲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要追求的是欢乐，可是结果得到的却只是疾病和监狱，羞辱以及无知带来的苦难。

在这个地方，就连在屋顶上游荡的猫，也比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的猫更野蛮，更疯狂。它们在叫春，那声音就象分娩的妇女在叫喊。它们象魔鬼般跳上了墙，跳到屋檐上，阳台上，有一头雄猫停留在菲谢尔森的窗口，发出一阵嗥叫，使得菲谢尔森博士不寒而栗。他从窗口的踏级走下来，拿起一把扫帚，在那头黑猫的发光的绿眼睛前摇晃着：“呸，滚吧，你这无知无识的野蛮畜生！”接着他又把扫帚柄在屋顶上敲打着，那头雄猫这才逃跑了。

三

菲谢尔森博士在苏黎世学的是哲学，当他从那儿回到华沙来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前途无量，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斯宾诺莎的重要著作。有一家犹太血统的波兰人办的日报请他做撰稿人。他以贵宾的身份经常出入于好几家有钱人的公馆；华沙的犹太会堂请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就在当年，人家已把他看成一个老单身汉了。媒人们来跟他说过几次亲，女方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可是菲谢尔森博士并没有利用这些机会。他要做一个无拘无束的人，就象斯宾诺莎本人一样。他果然做到了。但是由于他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他跟那位拉比发生了冲突，结果他不得不辞去图书馆中的职务。从这以后，有好些年他靠个别教授希伯来文、德文过日子。后来病倒了，柏林的犹太人团体在会议上投票通过给他一年五百马克的津贴。这还是多亏那著名的希尔德斯海默博士帮了忙，他跟这位博士有信札来往，讨论哲学。

这实在是一笔很小的津贴，却要应付一年的生活，所以菲谢尔森博士把家搬进了阁楼，而且开始在煤油炉上自己动手煮饭。他有一个碗橱，这碗橱的抽屉挺多，他给每一个抽屉贴上一个标签，写上抽屉中贮藏的食品——荞麦啊，米啊，大麦啊，洋葱啊，胡萝卜啊，土豆啊，蘑菇啊。一星期一次，菲谢尔森博士戴上了他那阔边的黑帽子，一手提着篮子，另一手拿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到市场上去采购食品。在轮到他购买以前，他等候着，把《伦理学》打开来。商人们都知道他，就招呼他到他们的摊子上去。

“这奶酪可好哪，博士——入口就化。”

“新鲜的蘑菇，博士，刚从林子里采来的。”

“女客们，给博士让条路吧，”肉店的老板会这样喊道，“请不要把通道堵住了。”

在他早年生病的时候，菲谢尔森博士在晚上还是要到一家咖啡馆去坐一会，那里是希伯来教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常去的地方。他坐在那儿，喝半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同时跟人下棋，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有时候，他在圣十字架路的那些书店前停下来，那里可以买到各种旧书旧杂志，价钱是很便宜的。

有一次，他从前的一個学生约他在某一晚上到一家饭馆里一叙。菲谢尔森博士来到饭馆的时候，不免吃了一惊，原来那里已聚集着一群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们硬是要他在主宾位上坐下来，同时还说了一番钦佩、敬仰的话。

但那是发生在许多年前的旧事了。现在谁也不对他感到兴趣了。他已经把自己和外界完全隔绝，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一九〇五年那一年，市场街闹出了好些事情，伙计们开始组织罢工，向警察局扔了几颗炸弹，开枪射击阴谋破坏罢工的家伙。即使不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店家都不开门。这更是大大地使他跟外界隔绝了。

凡是跟现代犹太人有关的一切东西——犹太复国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他开始觉得都看不入眼。这些青年人在他看来，无非是一群无知无识的乌合之众罢了，他们一心一意要搞的是毁灭社会；没有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存在的。他有时偶尔读一下一本希伯来文杂志，但是他

对于现代希伯来文是看不起，因为现代希伯来文无论在《圣经》中或是在犹太教义中都找不到根源。波兰文字的拼法也变了。菲谢尔森得出的结论是，就连所谓注重性灵的人也放弃了理性，尽力去迎合群众。每过一段时期，他还是要上图书馆去，翻开一些现代哲学史，浏览一番；可是他发现那些教授们不懂得斯宾诺莎，引文不正确，把他们自己的混乱的概念塞给了那位荷兰哲学家。尽管菲谢尔森博士明知道发怒对于那些走向理性道路的人们说来，是一种有失身份的感情，可是有时候他还是勃然大怒，一下子把书合上，推回去。“这些白痴，”他喃喃自语道，“驴子，暴发户。”于是他会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翻读什么现代哲学了。

四

每隔三个月，有一个专送汇款的邮差给菲谢尔森博士送来八十个卢布。他在七月初就在盼望他那每季度的津贴了。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那个长着金黄色胡子以及有一排亮晶晶的钮扣的高大的邮差一直没有出现，博士于是有些惴惴不安。他身边差不多连一个子儿也不剩了。谁知道呢——也许柏林的那个团体把他的津贴取消了。也许呢，希尔德斯海默博士已经死了。天哪，这可使得不得啊。邮政局也可能会发生差错。每事每物都有它的原因，这是菲谢尔森博士知道的。一切发生的事都是早已决定了的，都是必要的，一个富于理性的人是没有权利发愁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发愁，他的心事象一些发出营营声的苍蝇，总是在他脑子里打转。万一到了糟得不能再糟的地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念头，就

造自杀。于是他接着想起了斯宾诺莎是不赞成自杀的，他把那些自杀的人看成疯子。

有一天，菲谢尔森博士上街到书店去买一本练习簿，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着战事。在塞尔维亚的什么地方，一个奥国的王子被人用枪暗杀了，^①奥地利向塞尔维亚人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书店的老板是一个长着黄胡子和灵活的眼睛的青年，他宣布道：“我们就要打一场小小的战争啦。”他劝菲谢尔森博士赶快贮藏一些食品，因为只怕要不了多久，食品就要紧张了。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得好快哪。菲谢尔森博士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值得花四个子儿去买一份报纸，宣布动员令的告示却已经贴出来了。在街上的行人中已经看到有些男子的上衣翻领上佩着一块金属小圆牌子——表明此人已经应征入伍了。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哭泣着的妻子。

有一个星期一，菲谢尔森博士下楼去买食品，他口袋只剩最后几个子儿了。他发现店门都关上了。老板和老板娘们都站在店门外向人解释：货物没有来源呀。可是有一些特殊的顾客却被拉到了一边，从后门放进去。街上是一片混乱。警察们手拿出鞘的军刀，骑着马儿在巡逻。有一大群人围聚在酒店前面，根据沙皇的诏令，酒店里所存的威士忌一律拿出来倾倒在阴沟里。

菲谢尔森博士来到了他过去常去的咖啡馆。也许他会找到什么熟人给他出个主意。可是偏偏一个认得的人也没有碰到。于是他决定去看会堂里的那个拉比，他从前是在会堂做

^① 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位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塞尔维亚遇刺事，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过图书馆员的。不料那戴着六角形便帽的会堂执事回答他说，拉比和他的一家已经到温泉疗养地去了。在本城，菲谢尔森博士还有其他一些老朋友，可是他白找了，他们一个也不在家。

他走了那么些路，腿都酸疼了，他眼前出现了黑点子和金点子，他感到要昏过去了。他停下步来，等候一阵昏眩过去。过路的人们推他撞他。一个黑眼睛的中学女学生想要给他一枚硬币。虽说战争刚爆发，身穿全副军装的士兵八个、八个地并排开步走着，这些人都是满脸风尘，皮肤晒得黝黑。他们腰里挂着水壶，胸前挎着子弹带。插在他们的来复枪上的刺刀闪耀着冷冷的绿光。他们唱着歌，声音很悲哀。跟在这些士兵后面的大炮——每门大炮由八匹马拖着，那罩起来的炮口仿佛在吐着阴森森的恐惧。菲谢尔森博士感到要呕吐。他的胃在作疼，肚子里的肠子好象要翻过来似的。冷汗从他的脸上渗出来。

“我快要死了，”他想道。“这下该完了。”

可是他终于一步一拖地走回家来，他一踏进房内就躺倒在小铁床上不动了，气喘吁吁的。

他该是瞌睡着了，因为他还以为他这会儿正在故乡蒂什维兹。他的喉头在作疼，他的母亲忙着把装满了炒热的盐的袜子裹在他的脖子上。他听得见屋子里有人一直在谈话，在谈一支蜡烛，谈有一只青蛙咬了他。他想要到街上去，可是大人们不许他去，因为一支天主教徒组成的游行队伍正在走过去。男人们穿着长袍，手拿着双刃斧，一边唱着拉丁文的赞美歌，一边在洒着圣水。十字架在闪闪发光，圣像在空中挥舞。空气中有一股香料和尸体的气味。忽然间，天空红得

象火烧似的，眼看整个世界也要烧起来了。钟声响了；人们象疯了似的横冲直撞。成群的鸟儿在头上飞过，发出尖锐的叫声。

菲谢尔森博士从床上直跳起来，他惊醒过来了，浑身都是冷汗。这会儿他的喉头可是当真的在作疼了。他寻思这个离奇的梦境，想要找出这个梦和他眼前的遭遇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样就好以“低于永恒的方式”^①去理解它。可是他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唉，人的脑子无非象一盆浆糊，”菲谢尔森博士想道，“这个地球是属于疯人的呀。”

他又一次闭上了眼睛；他又一次瞌睡着了；他又一次做起梦来了。

五

很明显，那永恒的规律还没有给菲谢尔森博士规定他的生命末日。

· 对着菲谢尔森博士的阁楼房间的左面有一扇门，开向一条黑暗的走廊，那儿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箱子啊，篮子啊；煎洋葱的气味，洗衣肥皂的气味，一年四季总是扑鼻而来。门里边住着一个老姑娘，邻居们都管她叫“黑多比”。多比长的又高又瘦，黑得就象面包房里的那把铁铲。她的鼻梁断了，上嘴唇上长着胡子。她说话粗声粗气象个男人，她那双脚穿的是男人的鞋子。这些年来，黑多比一向靠卖面包、面包卷和硬面包为生；她先从面包房里把这些食品买来，然后在大门

^① 原文拉丁文 Sub specie eternitatis，姑译如此。